桐城耆舊傳

桐城耆舊傳卷十一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譔

徐勇烈公傳弟百十四　　　　桐城耆舊傳十一

徐公諱豐玉字子逢號石民其族分東西二支東曰曉嶺有萬丁西支入　國朝至公考太僕始顯而丁單曾祖諱樾習刑律治獄多寬仁客久不歸子映瓏字谷池歎曰安有父勤苦於外而子坐食者乎卽迎父歸自出幕游郡縣司錢穀盡心佐治嘗與府主爭事至面赤不得則裝而去後其子貴不就養惟條官箴十數事示之子卽太僕也諱鏞字詠之善草隸能左手書嘉慶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累官順天府尹山西布政終太僕卿公少隨父歷中外多練世事性沈毅寡言一抗論當世

則氣逸發不可犯工文章屢試不遇父憂服闋年且壯矣援例授貴州平遠州知州權威甯捕斬大盜安大本吏民畏其嚴威總督林公則徐甚嘉異之會鎮遠府屬黃平姦苗嘯聚連結劇盜爲患巨官吏莫能禽制署巡撫羅公繞典意屬公乃調知黃平州黃平盜藪曰革夷寨其渠魁曰保禾公既到官清保甲理屯軍親巡行村堡密圖夷寨出入險要偵賊虛實既具因請兵會勦時總督引疾退巡撫喬用遷既復任而羅公亦去拒不納救營將毋得妄助兵徐知州滋事當是時廣西寇起公念貴州地極邊苗夷獷悍因循久盜勢積重懼與廣西

應適革夷盜劫公車行李巡撫懼事聞乃奏遣知府胡公林翼往剿胡公鎮巖門距寨數十里戰事一責公前驅中礮死揮兵益進羣苗懼擁保禾遁未幾大府議防廣西邊胡公去遂專以委公前公車舉人被劫抵都者喧言保禾御史聞奏　文宗御極　嚴旨責問巡撫諱盜事刻期禽獲值公盡以計得盜首誅之巡撫遂覆奏獲盜論功有差而公不與有欲為公訟言者謝曰吾行年四十豈以人命博升階邪吾固為民除害終不自言民築祠祀之久之巡撫意愧奏擢郎岱同知署思州府

特旨簡授湖北黃州府先是雲南巡撫張公亮基入

覲道黃平知公賢具疏薦之故有是　命而是時廣
西寇益猖獗由全州犯湖南連陷州縣湖北大震公請
巡撫常大淳駐重兵岳州爲湖南聲援而自與漢黃德
道議防守上書請兵餉以資下游重鎮未報而寇已圍
長沙張公亮基撫湖南奏調公時　上已命兩廣總督
徐廣縉接辦湖廣軍務逗遛不進寇以萬人圍長沙土
賊附從不及四萬我軍環列百數十營公請散金錢任
地方忠誠士招徠土賊日選精卒更替出戰以疲寇又
上書曰爲今之計乘大軍雲集并力殄滅上也剿除大
半餘黨四散分兵追捕次也聽其全股逃竄下也竄湖

北不如竄江西竄江西不如竄貴州邊省一隅不致動搖全局故岳州之守最重次常德次寶慶而三處兵力皆薄宜增軍張公然之顧以廣縉方奉　命節制諸軍未至已不欲專軍事寇攻城急公自請乘城分守西門城守堅十一月寇解圍去果掠船益陽赴岳州提督博勒恭武棄軍遁寇遂踰武昌公隨廣縉至岳州力請大兵進援不聽十二月武昌陷公復謁廣縉曰事急矣武昌既失則江西江南皆危今公當移節黃州截賊下流廣縉曰君黃州官乃欲我駐黃州耳卒不聽三年春安慶江甯俱陷廣縉得罪去張公亮基移督湖廣而公亦

適奉湖北督糧道之　命總督以公久習黃州奏請署
漢黃德道未幾廣濟民變隨按察江公忠源討平之加
按察使銜寇旣據江甯復據揚州鎮江揚州寇分竄鳳
陽歸德攻開封不克遂渡河北竄鎮江寇突出襲燒江
南大營而江甯寇亦分竄江西兩湖戒嚴江公奉　命
援江西於是總督特奏公駐兵田家鎮總湖北防堵事
務新授漢黃德道張公汝瀛副之田家鎮者江防要害
也距廣濟縣七十里鎮在江北後有大山曰黃金塔鎮
之下大山曰羊子山有沙嘴出江中與南岸半壁山對
半壁山陡絕無緯路水溜舟行山下必順回溜過北岸

沙嘴乃得上公列營諸山連木牌沙嘴夾棉絮竹片中城其上鑿穴列礮位半壁山後爲湖通興國州其入湖曰富池口公欲營半壁山兵少不可分則以一都司駐山瞭望書木牌千百方納江流中招脅從者給歸貲投誠者無算江公既赴援南昌與巡撫張芾力戰阨守寇知江西終不可破遂解圍去而大舉犯湖北進據富池口分船泊羊子山下復登岸越湖汊攻大營屢戰卻之伏奇兵山側要寇殲數百人時公統兵僅三千餉竭水戰船不足屢告急武昌時張公改撫山東未行巡撫崇綸議棄田家鎭張公力爭乃遣按察唐樹義同知勞光

黍將水陸兵援應田家鎮寇復掠舟自興國出荆門州
知州李公樗者忠勇士也率練勇三百自請斫寇營公
壯之令副將張金甲副焉李渡江馳寇營寇驚走李前
追寇陷潦寇反追之遂死金甲望之潰時勞光泰亦以
礮船出戰敗寇進攻木牌而南岸反追之寇因乘勢奪
半壁山是夜東北風作寇船在富池口者已潛渡北岸
黎明大霧風愈熾半壁山羊子山之寇并發公趨大營
督戰而木牌火起張公汝瀛死之公躍馬出營舉佩刀
自刎墮馬寇眾戕之歿九月十三日也年四十一 敕
賜祭葬後復 予謚勇烈建專祠子宗亮字晦甫號椒

岑承襲騎都尉精悍有口辨每論事輒伏其坐人守高
不仕歷參胡文忠李勇毅李文忠諸公幕府署黑龍江
巡略六卷歸廬談往錄二卷善思齋詩文鈔共二十二
卷始太僕爲名卿勇烈死節都尉以文章議論顯名公
卿閒人謂徐氏三世長各因時不相襲美
馬其昶曰公始慕文術從姚石甫先生問學篤嗜古文
辭類纂所嘗讀本都尉君臨卒以授其昶眷公手澤彌
珍護焉公故居在城西今爲祠吳思恆者諱沖謨侍御
賡枚孫也以諸生掌公書記寇犯田家鎮義不私去事
急公解印授之使閒道投行省卒不忍去同時死其後

李文忠公奏公死事并及吳遂祔祀公祠

葉南安鄧會同董教諭傳弟百十五

葉公諱球字叔華道光二十年進士由庶吉士改主事再遷兵部郎中出知江西南安府粵寇竄境泣厲士庶乘城固守七晝夜援兵不至城陷殉節於城樓兄伯華琚有雋才道光十五年進士官編修早卒弟季華褒二十六年舉人爲縣令浙江署新城嘗乘竹輿攜一役裹餱糧巡行治所有訟爭卽時平決去任民泣送又數年新城大饑民乞振勢洶洶大吏以葉令有遺愛檄往治之至則諸難民皆讙呼感泣遂以無事署石門值亂起

鄉里避寇至者皆收恤之初公六世祖實齋公行五子幼子紳字正則崇禎時恩拔貢生選永城令永城四子幼子芳林字西樵以貢生考授州同州同四子長潤字聿懷諸生孝事繼母教課諸弟皆賢而有立次濟字肇川次宏觀字儒懷諸生次景懷原名禹以字行歷署江西州縣終廣東翁源令所至有績是爲公曾祖兄弟四人各以敦厚等字名堂葉氏所謂四堂者也其後多舉甲乙科聿懷五世孫毓桐咸豐九年進士至安肅道儒懷子朝袞字績山朝宸字斧文均以孝行著稱斧文子灼字仲平號坤生乾隆五十八年進士授南召令有循

政署鄧州時裕州民以命案株連幾激成變上言大府願得鄧州葉青天活我從其請果得情實平反之於是以半月治鄧半月治裕期年兩州皆化各祠祀之擢洮州同知署鞏昌府後祀裕州名宦而景懷玄孫濉字仲山署四川鹽源縣丞同治初粵寇石達開竄甯遠力戰死　卹贈知府銜其年達開伏誅子春榮手割其肉以祭父

鄧公諱爾昌字仲韓少孤事母孝家貧厲學遊京師錄取供事以從九品發湖南軍功擢知縣直隸州補會同歷署盌遠平江瀏陽勤於吏職匹馬獨入村舍民不知

爲吏同治二年石達開餘黨陳復猷陷會同死之士民

感泣爲立專祠　贈道銜後陳逆被獲奉　旨傳首級

會同遣官祭焉

董公諱徵鏡字思陶少以詩名落落不苟同道光中舉

人署東流訓導遷懷遠教諭與縣令籌防堵屢挫賊大

臣奏其能擢知縣賊攻城益急鑿地道實以火藥火發

城崩遺骸骨俱燼

馬其昶曰世言我　朝節義遜前代非也東南亂起士

大夫以身殉者不可勝記其在野非必責之死特義不

受辱猶恥苟存若夫有官職守土之責者其無可倖免

斷然矣余故記之以立臣防焉

戴蓉洲先生傳弟百十六

戴先生諱鈞衡字存莊號蓉洲少而英特亮拔不羣年二十餘刻蓉洲初稿見者駭爲異才方植之先生笑言十年後尋自悔耳時方先生論詩作昭昧詹言傳鈔得之伏讀三年不成一詩果自收前刻因遂投贄道光二十九年舉於鄉侍郎曾公國藩呂公賢基通政羅公惇衍給諫陳公慶鏞皆願結交而曾公尤善先生既罷歸益銳志爲學思以通經致用校刻望溪集篇目倍前治尙書以謂伏生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顧之說其僅存

者類不能遠過今行孔傳宋諸家大義最優獨於盤誥諸篇故訓乃頗多違失因旁羅衆說爲書傳補商十七卷後曾公在軍挾其書時時誦之謂犁然當於心也初

文宗新政求直言先生在都藉手諸公條舉當世利病以 聞未幾粵亂起曾公治兵長沙呂侍郎亦奉

命督安徽團練先生十上書論事已而桐城陷馬徵君起義師死張小嵩奔走舒廬圖恢復先生與文斗垣徵君籌餉結義民上書大府請兵久之不能得慨然念當今大計惟急起用前時著成效大臣爲人心所歸向者令得自置將選吏重其事權開幕府收羣策羣力之效

既懷不得達乃發憤爲書極言用兵在神速在設伏出奇宜速襲桐城絕舒廬賊後不宜坐擁重兵於一隅論兵事反覆至數萬言曰草茅一得上之副都御史袁公甲三時袁公駐兵臨淮議圖安慶乃奏遣宿遷舉人臧公紆青取桐城連破賊乘勝薄城下援寇猝至軍覆張小嵩隨臧公督戰死寇益肆先生走臨淮乞師妻李妾劉皆遇害袁公旋被議去先生客懷遠嘔血卒年四十二無子以從子嗣箸味經山館詩文鈔十卷文徵君諱漢光字斗垣咸豐初以廩膳生舉孝廉方正六年秦提督定三率兵至桐城用籌餉勞敘光祿寺署正談嘲敏

速皆依理道初學詩於張勛園與先生齊名江待園諱
有蘭黟縣教諭工楷隸詩亦清迴里人並稱文戴江文
戴皆居治北江居樅陽爲治南當是時邑東鄉陳家洲
又有劉悌堂先生諱宅俊字愷生幼時家酷貧父授徒
爲生年十一未入塾偶拾薪過父塾立窗外移時次日
父覆按諸生書義莫能對乃復從窗外代對父趨視爲
子則大哭主人聞之遂令入塾饋之餐又三年取充學
官弟子道光二十四年成進士知廣西來賓縣歷天河
修仁荔浦懷遠自以非吏才告歸大肆於詩方植之先
生賞其超絕謂在孟塗歌堂上晚年未刻詩尤偉麗其

族子攘之不肯出

馬其昶曰文戴兩先生幼共學長相得也於縣北孔城共建桐鄉書院又同輯古桐鄉詩選吾先君子從兩先生受學嘗告其昶戴先生交曾公京師時稱公文武大略異日爲國家肩非常必曾公也曾公既絕重先生先生亦夙負經世之略後曾公果成大勳廣求人才而先生遂已無祿悲夫士之所遭豈不各有命哉

蘇許朱方四先生傳弟百十七

蘇徵君諱惇元字厚子號欽齋上世明初自鄱陽來遷十傳至唐岑先生諱紹眉好學宗朱子　國初隱居不

仕又五傳至徵君則益篤好朱子及近世張楊園先生書以爲自宋以來得朱子正傳者惟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菴當湖六人楊園純實介乎諸儒而精切殆又過之欲乞禮臣奏請從祀孔廟不果因纂訂楊園年譜二卷其後楊園卒得從祀於同邑則師事方儀衞而私淑望溪侍郎以爲文之足以載道行遠者朱子後惟望溪因又纂訂望溪年譜二卷白諸大吏奏請祀鄉賢徵君爲人恭謹以軌度自敕其執喪哀戚甚燕居過家廟前肅容而趨無敢咳唾習禮不曲從時好嘗慨鄉俗冠禮久廢昏禮雖少存古制亦多失其義而喪祭二禮貧者

苟簡富者僭越且多信從二氏之法違失經旨乃就前居喪時所輯家祭約儀擴之爲四禮從宜遵用家禮大綱而參以諸家之說鄉俗不害義者仍之害義者附錄諸說以辨之其儀節從其簡易而宜行於今者凡爲書四卷他所著有遜敏錄四卷文集八卷詩稿四卷道光三十年以諸生舉孝廉方正固辭不就試　詔賜六品冠服年五十七卒子求莊字强甫號毅菴求敬字懋甫皆縣學生文行書法俱能傳父業懋甫才過於兄而早卒其後光緒元年舉孝廉方正者二人張先生諱承華字舜卿號睿溪以諸生主講河南許州書院三十年著

大學中庸補釋困學齋文存皆說經之文多與朱子立異姚先生諱思贊字子襄箸酌言二卷臨卒授其門人馬其昶

許先生諱鼎字子秀號玉峯晚年更名魯父諱懋昭號東山潛修篤行先生飫聞父教及讀元儒語清苦守節卓然自樹於流俗之外益有省發箸正志正學二錄方植之先生見之賞其深粹嘗語人曰玉峯今之吳康齋也授經窮巷母病瘻數日一歸省即親滌中裙永夜潛侍戶外母卒家貧斂薄痛自責罰居喪三年日食薄糜夜不張幕事父東山尤盡禮踰五十色養如孺子不能

詭隨徇俗營口體之奉東山先生亦安焉及居父喪致毀如前植之先生諫之引陽明稍過卽私語則謝曰某豈能無私者謂爲不及則有之謂爲過則固無也門人方柏堂刊其遺集四卷植之先生以文學爲後進宗其所推重者尤在質行於同輩服玉峯於從遊之士喜稱甘生紹盤甘號愚亭無文釆大言性命之學以李文忠公薦舉官江甯令以愛民爲治補崇明坐事罷官

朱先生諱道文字魯存少有經世志爲諸生應鄉試見士皆短衣負筴唱名搜索恥之遂徒步歸棄舉子業喜飲酒歌詩其於天下事常遠見於未然道光中英吉利

款成先生獨慮不逞之民妄生覬覦宜振歴年久安因循之氣加意武備折姦萌銷禍本已而粤寇果亂嘗與友人書曰方今天下亂端已見民愁兵懦公私乏匱風俗薄惡　國勢既弱且貧而人心復渙散不相維繫士大夫庸懦貪汙全軀保妻子鮮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亂或息也憂方大耳知者歎其深識先生客遊老始歸里性至孝母年九十餘終咸豐三年粤寇陷城家人多被害先生及妻皆受創移時蘇匍匐爨下烹食進母寇感其孝貽錢二萬不受寇歎息去先生既遭艱厄氣益充德益粹日不再食冬無縕袍其於窮通得喪死生禍

福之故豁如也酒酣閒歌楚辭音響悲慨霍山吳竹如侍郎稱其有邵康節之遺風著文集二卷詩集八卷無子葬龍眠山門人蕭穆閒年必走百餘里登山拜墓同時趙介山先生諱獻字元叔縣學增生篤信朱子之學任卹不倦皇皇講求政俗利弊期實見之行事其課授善引喻聞者開解

方先生諱潛字魯生本名士超其學通貫釋老有妙悟勇於自任著心述一册晚年遇霍山吳侍郎往復明辨乃舍其舊學復著性述一册侍郎爲書告長白倭文端公曰學界中挽回此人亦一大幸也著毋不敬齋全書

三十卷張先生諱傳詁字知生精通釋典嘗遇賊被刃
死見金字大書梵經琅琅誦之而寤從積尸中匍匐往
空舍得艮藥不死遂終身崇信不官不立資產不著述
無子傳其學於大理寺丞馬君諱昌縈字月樵光緒十
四年舉人其在京師頗偕徒友講陽明二曲之學
馬其昶曰昔吾先子從遊徵君之門其昶幼入塾穀菴
子襄兩師爲之授讀四禮從宜玉峯遺集皆嘗誦習魯
生舜卿知生三先生亦幸辱教焉寺丞於余爲族父行
又嘗與共學今皆奄忽眼中先輩遂已無人可傷也初
徵君既沒曾文正公來安慶從方柏堂先生問桐城諸

老多物故或尙殯淺土因亟助之買山親題其墓碑於是徵君及方儀衞朱魯岑戴存莊文斗園諸先生一時并得營葬

先大父通判典簿兩公傳弟百十八先考愼菴公

通判公諱樹華字公實號篠湄先曾祖贈朝議公諱邦基長子也嘉慶十二年副榜貢生以州判發江西外艱服除權河南淸化通判補汝南以母左太恭人老乞養歸咸豐初粵亂起兄弟倡義團練城陷爲賊得以刃脅降不屈死年六十八祀昭忠祠公自少讀書則厭薄世俗之學師事姚郎中㩗稽典章制度及古詩文家徑塗

矜尚風節初赴官朝議公曰昔從祖載陽任中城指揮
樂山知開封府曾祖存彝公曰吾願汝曹以善養不願
以祿養也今汝毋忘先訓矣公敬諾後遂不以祿入自
私悉置義田贍族林文忠公每惜公屈於下僚世不盡
其用也其居家喪祭一遵古禮建祠堂祀始祖參酌古
今具有儀法其於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舊聞捃摭尤
勤明季殉節諸臣我朝特恩賜謚建祠詔許續采
遺佚未及旌者上聞乃據諸傳記野史及私家別
集百數十種錄其可徵者爲闡幽彙記四卷病邑志蕪
雜寡要別爲龍眠識略十二卷桐城選舉記十卷先世

遺集散亡輯馬氏詩鈔七十卷編定太僕奏略懷亭瑣記翊翊齋遺書嶺南隨筆族譜家傳共數十卷其自爲書曰可久處齋詩文集各八卷皆已刻劄記及咫見漫錄數十卷遭亂多佚

典簿公諱樹章字幼白號怡軒密靜有思年十三佐父朝議公督家家日饒則益推以仁其三族質行甚厚孝謹聞乎一時朝議公病躁煩甫臥輒欠伸欲起卽起輒復臥如是者數終亦不安公聽於無聲逆意而先得侍母左太恭人病亦如之太恭人年幾九十公食則視膳寒則視衣百營而求一愉於宅中搆怡軒雙桂樓於城

西搆碧梧翠竹山館置小肩輿春秋佳日每舁母遊觀通判公奉前公奉後是時太恭人懽甚或念朝議公不見有今日往往泣下太恭人性潔晚年病脾瀉利一夕數十起公終宵在側不令少有沾汙太恭人每歎孝哉吾子乃使我不爲病苦也通判公性陗直與世格格公事之益謹終身無一言之咈每晨興戒視灑掃即兄弟之東廳互問安否通判公就席治書史公乃退而課鹽米譏簿籍皆細字莊寫通問戚友慶弔襄邑中義行及午共餐於東廳日昳復如之秉燭話往事及諸所當設施者一日客過偶置酒爲摴蒱戲通判公適從後堂來

於窗閒見之慼頞而去公坐席下鞠上微窺見之卽謝
客終不復爲通判公曰昔先人嘗欲建祠堂置義田未
果余兩人志事無相違者今當成此及仕俸錢寄家公
輒別貯又自出所贏合購田二百餘畝爲延景堂義莊
救濟貧族又糶租穀隨儲竹木甎石數年遂營祠宇取
用無缺建享堂先塋側擴墓田以贍小宗初歲入穀八
十石朝議公經營倍之逮公歲入穀千餘石矣春秋上
塚給祭費貧者有口米婚喪嫁娶有助老者冬月有炭
錢士有學費有試資族人歌德至今賴焉咸豐初通判
公殉難死大軍至因貸錢輸軍亂定民居多燬公所建

祠及居宅皆幸存慨然曰是可私邪推所居宅爲邑試
院曾文正公嘉其義聞於　朝以候選詹事府主簿議
敘加太常寺典簿銜年七十五卒
先府君諱起升字愼甫號愼菴一號趣園少受古文法
於戴存莊復事方儀衞從蘇欽齋問宋儒學從成都蔡
先生天培問陽明王氏心學從儀徵吳熙載讓之問八
法而私淑懷寧鄧山人於古賢服膺者四家唐韓子宋
歐陽子朱子明王子以謂此四家文與道皆詣極嘗欲
編一書綜括古今學術曰載道集體約而義宏訖不能
定其篇目也府君儞言嚴重每論事聽者意豁邑有大

謀羣待裁決以縣學生議敘同知未仕亦時不能無淪棄之嘅蕭文敬予曰君自不出耳又嘗語其昶余見中興來名卿碩學言辭安雅如尊公者不三數人也年六十一卒著趣園詩文稿八卷載道集十二卷愼菴字範四卷府君既卒其孤其昶爲狀上巡撫請達於　朝其狀曰謹按職祖河南汝甯府通判樹華與本生祖樹章爲同產兄弟本生祖生職父起升叔父起恆通判生霍邱訓導起泰叔父起益訓導獨以嫡長相承八世於繼別爲宗子旣服官年四十早世無子宜立後時叔父起益幼未娶期功無可後咸豐五年職其昶生職祖卽命

嗣訓導爲主後自職後訓導三十年職父生子皆殤叔父生四子今職父母不幸相繼殁垂絕流涕言必得親子兼祧職自痛殛褓出後今所後祖已有孫四人而本生無別子職年逾三十未有子息大懼一身無由奉兩宗之祀揆諸二祖九原之心必有悽惻怛悼不能自釋者苫塊迷惑罔知義例誠不勝大願願專嗣本生持斬衰三年服叔父起鎰亦願以子其昂嗣訓導即憑親族定議告祭先廟遺產歸嗣子惟通判咸豐初在籍殉難七年蒙恩給雲騎尉世職職長孫承重同治二年遂循例襲職光緒元年復以文生兼襲今其昂既嗣訓導

後職退繼還本生宜退世職歸其昴承襲於　朝廷教
孝矜忠之意誠無所悖謹取具宗圖册結呈請鑒核哀
憐據情題奏改正襲典以重宗支無任悚切待命之至
謹狀

馬徵君傳弟百十九

馬徵君諱三俊字命之號融齋元伯先生少子累世皆
爲經師君獨傳方先生魯生性命之學爲經義粹然深
純督學試文必弟一嘗應鄉舉領解首文付刊矣已而
典試使者疑其出明王守溪歸震川稿復黜落咸豐元
年以優行貢太學又舉孝廉方正負氣强力善技擊喜

洒洒酣輒讀離騷聲韻激楚三年廣西寇陷安慶桐城知縣宋恪符棄城走諸生張勳痛哭崇聖祠誓死守君起應之遂議團練張君字小嵩有義行爲鄉人所信嚮及是共推君與張君主其事姦民竊發禽斬十餘人亂稍定寇既陷安慶棄去君度寇必再至日夜與張君教練桐城練勇名遠聞五月寇果復竄安慶攻江西七月犯太湖皆不至桐城八月寇攻江西不克復據安慶巡撫李嘉端在廬州前按察使張熙宇屯集賢關君上書巡撫曰制寇之道必先能進攻而後可退守守禦之策必先據要害而後可保城池鄉者全州不守禍及湖南

岳州不守禍及武昌小孤不守禍及安慶而安慶又藥不守然後禍及江寧鎮江揚州此明驗也今賊據安慶此其意必在廬州夫前之移治廬州已非計矣今誠能以重兵扼桐城則舒廬之聲威壯不然賊乘勢而北寧復有廬州哉即河南北山東西畿輔之地將恐并受其禍巡撫得君書遣總兵恆興會熙宇規安慶擁關不敢進桐城知縣宮國勳出示聽民遷徙前更數令皆無城守志及是人心益解君爭不能得而熙宇恆興復棄關奔桐城時侍郎呂公賢基亦以團練大臣駐桐城君固請呂公嚴劾二將而躬率軍進討呂公自以非統帥謝

不能十月十四日寇大至熙宇慍興所統尙千餘人遁走城不可閉君與張君率勇數百拒諸南門河師潰城遂陷殺數千人元伯先生亦被執唐家灣不屈死寇果由舒城陷廬州渡河而北蔓延千餘里皆如君言於是君獨身走湖北河南乞師報父讐不得四年夏乃與前縣令成福參將慶麟集義勇於霍山時寇屬集廬州而安慶及桐舒潛太留寇少會提督秦定三軍至君喜因張君說提督攻舒城而已襲桐城進兵中梅河以俟約慶麟攻潛太幷進分寇勢提督持重緩其師六月君獨軍深入至周瑜城援絕姦民夜搆賊襲殺之年三十五

事聞　特旨優卹建專祠合祀其父兄死事者後數月張君亦戰歿先是桐城以三年十月城陷士民乞救於舒盧大營者幾一年副都御史袁公甲三駐兵臨淮欲規取安慶又士民求救切遂奏遣宿遷舉人臧公紆青率忠壯營進攻張君聞忠壯營來走六安迎師疾馳抵桐城四戰皆捷未幾安慶援寇至忠壯營將士及張君全歿無一存者其後二年李忠武公續賓提湘軍復九江連下太湖潛山直趨桐城寇望風遁進克舒城俄戰歿於三河桐城復陷又二年其弟勇毅公續宜復提湘軍至桐城駐兵青草塥而副都統多隆阿公亦屯軍

太平橋大敗逆首陳玉成於麻子嶺都統用兵有天授
戰績尤偉克城外西山寇壘邑東鄉及挂車山各起練
勇應之十一年八月都統部將穆圖善圍城急守寇張
仕才夜遁遂復縣城距君歿後凡七年子復震復恆復
賁
陽江君諱復震字心楷號莪園徵君長子徵君戰歿周
瑜城君年十有六矣自其少負偉志有奇姿面色半赤
縱飲大醉全面皆如渥丹赤者殷紫既痛父死則時時
欲殺賊報父讐也咸豐十年投詩謁曾文正公行營曾
公奇之稱其詩沈雄似杜甫遂檄令募兵號曰淮勇初

曾公治團練於長沙號湘勇一時將帥大抵皆湖南人湘勇之名震天下自同治元年曾公以淮南風氣勁欲別立一軍爲中原平寇之用乃疏薦李公率師東下遂克三吳北平捻而淮勇復盛然初李公之募兵皖北不稱淮勇淮勇之名自君始君既受知曾公自領一營是年寇魁黃文金大股上犯曾公困祁門君扼祁門櫸根嶺次年會諸軍禦寇石門橋追奔三十里從攻徽州拔統領唐義訓於重圍迭克黟縣徽郡又大捷屯溪巖市以解徽州之圍大捷孔靈以克績溪祁門君性剛負氣不能下人人或譏之曾公曾公不聽而稍稍戒敕之君

怒曾公不當用人言戒我乃不我知也會左公率兵征
浙調君赴浙江大營遂往浙江改爲楚軍皖勇扼守分
水嶺截寇於紫溪麻車埠從攻餘杭比戰皆捷餘杭既
克追寇至遂安開化馬金湖州旣克追寇至鉛山縣坊
湖鎭常爲諸軍選鋒其在孔靈大軍未集匹馬先出剗
削村外寇壘甫克績溪即馳援祁門兩旬中連舉二縣
其在餘杭會合楚軍二十餘營造浮橋圍攻寇壘會全
軍失利寇目汪海洋等乘勝撲橋君偏師扼橋北戰殪
其渠帥寇卻拔出落水敗卒無算名大振其在坊湖與
楚軍統將黃少春約期會剿及期君先至遂以孤軍設

伏出奇兵斬獲甚衆及黃軍至而寇已潰退其驍勇善
戰皆此類也左公嘗奏其血性過人膽識堅定先是君
以雲騎尉世職積功至副將左公以君好學知書奏改
文職格於例加總兵隨左公剿捻逆於陝西君自初入
軍即誓死滅賊迨捻逆平年逾三十始歸娶君事母孝
友愛諸弟甚至性能飲酒往往至於大醉泣下輒歌詩
以自遣曾公李公旣平巨亂念海疆日益多事乃奏請
創造火輪兵船爲自强之策　制曰可於是李公任湖
廣總督遂委君管帶操江輪船君旣受任則益研究西
國水師兵法及凡槍礮測量沙線諸端已而李公移督

直隸調君巡北洋時曾公爲兩江總督仍令君往來南北且合疏薦君沈毅有爲足任海疆專閫光緒三年春

簡授廣東陽江鎮總兵而君已前卒數月年三十九於是李公念君積勞久且與淮軍及海上兵船君皆爲其始也不可不見於紀載乃奏請優卹幷付史館立傳著莪園詩鈔四卷又嘗從寇中攜父殘稿逃出展轉兵間卒請湘陰左公序而刊之爲馬徵君遺集六卷子振彪舉人

馬其昶曰徵君烈士不資翼翮甘心喪元陽江繼出卒亦不施嘗自以儒家子遭際時會儕伍悍卒猶不能大

有建樹不自得也生有異秉能日作萬字與余為兄弟行光緒元年還里迎母臨別發篋中所為詩一夜寫畢盡以相付旋卽隕世吁可悲矣

程忠烈公傳弟百二十

程公諱學啟字方忠家世為農少不羈負奇落拓粵寇犯安慶破廬州全家陷寇中才氣橫出羣寇憚之屈其下咸豐十一年曾文正公奉　命督楚軍討賊其弟忠襄公國荃及靖毅公貞幹新軍至安慶合圍公潛約內應未及期夜率千餘衆叩靖毅壁門呼曰今事發與寇戰突圍至此追者卽至矣吾所將皆精兵當入營助守

不能釋兵軍中大驚疑報靖毅靖毅下令開門納其衆追寇不及遂馳還盡殺其妻子由是曾公嘉其忠勇優待之甲於諸將安慶之克公功爲多上海來乞師同治元年春文正奏薦李文忠公率湘軍將及新募舒桐軍往赴之倉猝招募堅請以公從時忠襄亦還湘增募軍規金陵且倚公辦賊文正以淮軍新立無健將用大義讓與之親送之登舟拊其背曰江南人譽張國樑不去口君去亦一國樑也行聞君克蘇州矣勉之是時江蘇兵尚五六萬不能戰結英法二國軍復青浦嘉定已又棄不守寇攻敗外國軍進圍松江李公軍新至諸將多

未當大敵獨公所領千人爲勁旅李公檄公屯虹橋未
遽言戰也行至漕河涇卒遇寇敗之遂據虹橋連日三
敗寇移屯泗涇寇夜圍之數十重礮擊寇尸平壕踐而
登公開壁突擊亦踐而出寇駭卻李公自將來救前後
合勢寇大奔斬首捕虜甚眾松江圍解始外國軍亟趣
新軍速戰意輕之至是皆自失上海湘淮軍由此振
賜號勃勇巴圖魯擢副將秋七月會美將華爾克青浦
還援北新涇馳入壘與守將并力禦寇大敗之於七寶
以　記名總兵從李公破譚紹洸於四江口擒斬萬餘
論功最　加提督銜公起虹橋至四江口連三大捷皆

用少擊眾李公於是增公軍至三千人使進規蘇州道太倉太倉寇乞降李公弟鶴章將入城受降及門伏發公已前覺其詐整軍至遂殿而退越七日會英將戈登克太倉進攻崑山言於李公曰崑山三面阻水獨西一隄通蘇州進義居隄中先奪進義寇壘城必舉計定誠諸軍急攻城潛以偏師繞而西襲進義四寇壘半居守半復東是夕城寇西走我兵追之與進義軍夾擊生得數千人餘寇南北竄皆阻水殲焉戈登見其戰謂程某殲賊固不假人助力禆南贛鎮總兵以提督記名李公議圖吳江夏六月統水陸十三軍進屯九里湖距寇堅

壘花涇港同里鎭各十餘里公自率軍破花涇乘夜取同里移師薄城守寇不敢戰開城乞降援寇至皆擊卻之遂克吳江震澤秋七月進軍逼蘇州李公自上海來視師是時我軍圍蘇州合水陸軍士六千餘人蘇州城大而堅四周阻水寇增築長城南自盤門北至婁門十餘里城內穴地爲屋避礮外憑水築石壘十有九糧械皆足支數歲八月寇見我軍圍益逼糾眾二萬突出犯我軍我軍屹不動相持移時寇氣衰揮軍大進寇卻追至城下永安橋乘夜築營壘橋左右天明壘成公往來諸軍督戰時李公鶴章已克江陰戈登亦率常勝軍進

屯外跨塘詣公議進兵策公約期水陸諸軍合攻至黃天蕩會集於是公謂東南官塘之寶帶橋蘇城之鎖鑰也其西五里曰五龍橋大湖之水經此環葑門葑門而達於婁江寇堅守以便出入太湖通浙賊今者利在速攻諸將皆曰善遂先取寶帶橋追剿至盤門城下日晡天忽雨將收軍作狀公下令嚴陳待寇果忽至我軍迎敵大勝公嘗曰行軍無他營陣堅則自全矣尋取五龍橋由是我軍屯永安而婁門路斷屯寶帶而葑門路斷屯五龍而盤門出太湖之路又斷會曾公亦大舉圍金陵蘇浙軍勢相連是時城中寇尚二十萬皆奪氣李秀

成出援金陵留死黨譚紹洸守禦而諸寇爭權相猜貳僞納王郜雲官等因副將鄭國魁謀反正公單騎見之約斬紹洸爲效雲官遂殺紹洸夜開齊門降公入城撫降衆八寇酋不肯解兵擁衆號十萬八人分領之謀踞半城公陽許諾語雲官等且日出謁巡撫遂還白李公請誅八人者以定亂李公曰殺已降不祥且令常嘉寇聞風死守是自樹敵不可公爭不能得怒曰寇多吾軍數倍以戰敗乞降其心故未服今釋首惡不殺聽其擁衆縻軍餉與吾軍分城而處變在肘腋吾屬無遺類矣拂衣徑出李公急起挽公手曰徐之吾今聽若俄復過

公營賜諭他事笑語甚懽明日八人屏騶從上謁受總兵副將冠服李公勞苦良久去命裨將觴此八人酒三巡伏甲起八人驚愕格鬬死先是公嚴陳入城及八人首至諭眾曰八人反側已伏誅餘不問若等毋動動者斬逆黨驚擾殺二千人而定降眾十萬分別遣散遂平蘇州是時鄭國魁恨負約涕泣不食臥三日外國法尤以殺降爲大禁戈登至欲勒兵相攻逾時乃解而曾文正公在皖聞蘇州殺八降將歎李公明決能斷大事也自軍到上海至是凡十八月蘇州平軍威益振乘勝拔浙江拔平望復嘉善遂薄嘉興是時忠襄圍金陵久不

拔每恨惜公去令已罪不時就功而提督張玉良亦以數萬眾圍攻嘉興數月不下公至乘陰雨夜築浮橋及沿城護礮月牆軍士皆持彭排縛草脉行且築且避矢石數日臺成礮壞城垣十餘丈寇輒堵禦復完陣亡勇將何安泰郭興發公憤甚突出搏戰先登中槍子傷明日復出飛彈傷額仍堅坐不退士乃大奮遂克嘉興已而竟以傷卒同治三年三月也得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子太保予謚忠烈祀昭忠祠安慶蘇州嘉興并建專祠公初受知曾公卒從李公百戰未嘗敗衄雖敗善因之以取勝自到上海見外國兵械利究心肄習輒效用

之淮軍用西域槍礮由此起李公以外國將驕蹇難制獨令公挾以攻戰起太倉訖蘇州與戈登交推互服殺八降將議論中乖及公死戈登獨歎息推爲名將求得公戰時大旗二持歸爲表記其後公歿三十年日本事起諸將戰失利李公歎曰程方忠若在豈至是乎其遺烈在人如此初克蘇州 賞黃馬褂給雲騎尉世職及復金陵追敘前功贈三等輕車都尉光緒三年李公奏請併所得世職爲三等男爵一子前陷寇中死安慶族子建勳嗣 詔以員外郎用兼襲男爵

馬其昶曰蘇州戮降將事王氏湘軍志以公先斬之乃

告李公李公大驚懼頗咎其輕發余謂入晉勢逼使不早圖終亦釀亂此事特公本謀然未有不承命主帥者李公洞達有大度方深倚公何有不相啟告而輒專斷者乎今據吳先生所撰碑文正之吾邑自明以來多文儒碩德之士至中興平粵亂而公乃以武功顯

方同知方臨江金鄖陽傳弟百二十一

方公諱奎炯字昭甫一字子明號憬喦道光二十年進士授甘肅文縣令調隆德高臺丁憂歸服闋改陝西補藍田遷四川打箭鑪同知卒於官公有吏能宅心制行一依於仁厚初令甘肅總督鄧公廷楨奏請開墾荒地

計畝升科議獎罰甚重隴右數千里民情洶懼隆德號疲難不數日事集得畝逾二萬僚友皆慶公曰吾不爲禍始今日空文即他年實賦乃二十取一詒省滿大府報政總督初以公書生敢爲民爭慮梗令及聞事竣大悅慰勞甚至已而本道嚴公以情告總督變色亟召隆德令隆德令入總督盛氣待之曰皇畝也而敢匿何也公曰沙漠之地國家本不資以爲富況差徭車馬已賦之矣公今兼焉坐令夷猓生怨他日必悔某爲公計非自爲也總督怒曰必以實報不然吾有白簡從事公起立大言曰西涼之人不知五穀之美也所啗者苦蕎耳

公今以嘉穀賦苦蕎某以爲二十而取一民猶不堪命
且實告公隆德地固未嘗加墾貧瘠之民無以爲生計
平居若不私墾卽苦蕎亦無所出今徒慮官且以是獲
譴故出其所存活者而報之耳非能加也卽欲加實無
荒地可指墾奪民之所以存活者冒功賞令有死不敢
聞命總督賢者也雖怒不息道府人人爲言三四日復
召隆德令曰子言是也雖然必增畝毋阻吾事公應曰
諾卽趣出別爲册册增畝五十幷前册共一千五十畝也
鄧公轉以是器賞一時大吏自林文忠公及唐子方方
伯皆以國士期之嘗出武關道楚謁胡文忠公黃州胡

公置酒帳中酒酣舉觥相屬曰唐子方識汝乎彼夸於我得一循吏吾問知汝也亦夸彼曰予會試同考所取士也焉有不佳因大笑舉觥自慶盡懽而别其任打箭鑪也時全蜀不荒而飢穀價騰踴數倍茶鹽利日絀羣蠻擾亂至則搏擊豪强選重典大發倉粟番漢一體糴食人人饜飽皆驚喜相謂官權如此欲死我則死我欲生我則生我矣於是相率聽約法蠻酋孤危求見茶商聞之四遠而至俄被疾遽卒民皇皇如失所親子七人鑄光緒九年進士戶部郎中旭拔貢生署四川提學使方公諱錫慶初名傳書號麟軒父諱秬森喜義俠之行

以置義田旌於　朝公始任中城兵馬司指揮太監王成以私屬不應成爭之强公怒批其頰巡城御史以聞
宣宗正成罪有　詔優敘改知江蘇沭陽縣築六塘河隄堰開支流教民種木棉久之成俗咸豐中粵寇據金陵大軍屯聚公前已告歸大吏招之出令募財助軍時去沭陽十年矣至則富民程氏輸萬金初公去沭陽調江甯權通州擢知太倉州皆有績而前後兩任太倉爲時久惠利事尤衆懲社倉常平久弊以錢貿穀權子母至億萬及後土寇陷上海嘉定七城太倉取錢充團練費民不知擾權松江府再至太倉承亂後霪雨災田

巡撫用新章錢漕幷征公以科則未定難臆算且災田
薄收竭所入不足供固請緩征而屬邑不待報遽撥是
請減巡撫怒將以撓國計奏劾總督李文忠公不署名
事乃已又請減瘠區田賦四千石用前守松江功　賞
花翎以道員用授陝西鳳翔府尋改江西臨江引疾歸
先是蘇松諸郡浮糧重民困於積弊六百年公權松江
當是時蘇常兩郡猶陷寇公與蘇松糧道郭公嵩燾言
巡撫李公請乘兵亂盡覈減諸郡浮糧悅疲民衰賊勢
前中允馮公桂芬條畫甚具於是李公採其議與總督
曾文正公具疏以　聞　詔減蘇松太米賦三之一常

鎮十一萬爲令在家服御簡素增置義田義塾及振災急難事屢費數千萬金人謂其富而能施卒年六十七公娶李氏婦翁諱玉書號逸愚以孝友任恤爲行前後令長悉倚辦公益環宅圩池種蓮數十頃歲饑縱饑者掘藕食之立盡用助振功議敘縣丞樅陽白鶴峯書院有置產公費存諸董事所莫肯出翁陰令人控己遂呈繳其費諸董事因皆不得乾沒膏火以充其急公晦名檥以濟變多類此崇文洲爲全縣教育資產嘉慶時有豪强爭控翁力持之定案其後洲漲而息課不增屢興大獄翁孫舉人世虬字幼農訟之至斥賣私產卒得理

洲息倍收修先志也曾孫德膏亦舉人文行高潔於教
育尤有名
金公諱達字斗生年十六補縣學生以助振議敘訓導
積軍勞由兵部主事改外授湖北鄖陽府歲大浸城垣
當衝流時虞崩圮建石隄繕治郡城衙署工役並作以
代災振鄖陽僻處山陬自明以來士罕登進因興復書
院特請鄉科增鄖字號例舉一人士民欣欣刊石紀德
焉
馬其昶曰四民惟農至勤苦末作利倍蓰於農言國用
者獨苛農併丁口雜稅於田畝徒取一切便誅求耳利

薄而斂重農益困田益蕪食者民之天困農是自斲其天也隆德不爲禍始松江乘閒祛弊二方公之惓惓其知本計哉鄖陽振災興學亦可謂能舉其職者也松江次子寶彝字彝常以副貢生官刑部督捕司郎中爲余姊夫

方柏堂先生傳弟百二十二

方先生諱宗誠字存之號柏堂高祖諱孟晙以儒學教家長子澤爲姚郎中師次子源嘗徒行千里視兄疾源子護護子松卽先生父也世有行誼號清門由魯𠀤遷居附郭古塘先生少時家貧獨自有偉志日取賈太傅

疏及唐宋名篇誦讀茅屋中邑先達耆宿皆願與游高
談無所讓屈始受學許玉峯繼事族兄儀衞徧覽宋元
後儒家之言發爲古文辭粵寇起天下大亂避居徭猺
不廢講習著俟命錄以究天時人事致亂之原與夫士
人行己立身所由弭變者大要歸於植綱常明正學興
起人才以効用當世霍山吳竹如侍郎布政山東從方
君魯生所得其書貽書要致大學士文端公倭仁爲師
傳至錄要以進　經筵先生既出交侍郎譽望益劭曾
文正胡文忠二公皆聞聲禮聘未往　穆宗登極河南
巡撫嚴公樹森應　詔陳言先生在幕草奏所舉盡天

下賢才爲時傳誦曾文正公來安慶召修兩江忠義錄移督直隸奏薦爲棗强令曾公去李文忠公繼爲總督皆與先生平交不待以屬吏每行縣輒避棗强先生爲治十年舉孝子悌弟節婦孝女設鄉塾創興敬義書院祠漢儒董仲舒又釐正祀典刻邑先正遺箸修志乘建義倉儲穀萬石事無不舉值歲饑陳災手書徑達旁逮鄰郡邑不避忌嫌又再請李公奏免天下錢糧積欠先生雖爲縣其謀慮皆宏遠大計自其幼時然及在官以至退老皆然不以區域自限遇諸公貴人必侃侃爲言所當設施者李公亦破常格所請率施行常稱深州游

牧棗强方令以諷厲列縣游牧者新化游智開子岱以
循吏後爲廣西布政使者也先生厲精於學著述不輟
爲文依理道主於辭達人有片長一善奬譽之不容口
旣致仕歸徒衆尤盛東南大府使幣日至皆謝不就喜
展謁名賢祠墓衡陽彭剛直公招游石鐘匡廬嘗竝立
江干劇談皆修髯洪聲人欽其風采光緒十三年年七
十一安徽學使侍郎貴恆公上言先生學行得　旨給
五品卿銜以旌老學是年卒著諸經說都三十三卷柏
堂集九十二卷俟命錄志學錄讀書筆記講義合三十
五卷他所撰及編訂者尙數十種子守彝守敦皆能傳

業其後吳摯父先生自日本歸言日本人有專治柏堂學者而先生孫時簡以縣學生入日本高等工學嘗自恨曰日本哲學館大學所刊雜誌嘗引先祖學說異邦人尙能信好余兄弟反舍而外求可愧也時簡學生弟時翩亦自日本學師範歸新野知縣方君諱昌翰字宗屏號滌儕少與先生同學能詩古文及令河南有名[illegible]告歸又同寓皖城嘗刻其上世自明善先生以下禁會[illegible]爲方氏七代遺書皖中大府聘治章奏門庭寂整惟名流雅故過論文史著虛白室集十二卷

馬其昶曰方儀衛墓在挂車山憶童時余家避亂山中

先生來謁墓遂留宿與先子夜譚其昶侍側深宵不欲去先生以此見譽因從受學今四十餘年愧德業無所底而世變日大諸新學說先生皆不及見而有所謂國民云者人人習爲口語嘗竊居私念惟先生足當之耳張子西銘人人自不讀以爲新說則羣競焉此亦人情之蔽也世安得如先生者使儒無寡用之誚

吳摯父蕭敬孚二先生傳弟百二十三

吳先生諱汝綸字摯父風儀高簡峨然不羣自其幼少已棄鄙俗學欲畢覽百家之書不言性理其事親待兄弟孝友天至也同治四年進士用內閣中書曾文正公

奇其文奏調改外習幕府學益宏肆補直隸深州比丁
外內艱服除署天津府補冀州其治以教育爲先不憚
貴勢籍深州諸村已廢學田爲豪民侵奪者千四百餘
畝入書院資膏火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民忘
其吏推爲大師會以憂去豪民至交通御史以壞村學
劾奏還其田及莅冀州仍銳意興學深冀二州文教斐
然冠畿輔又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滏以溉田
便商旅時時求其士之賢有文者禮先之得十許人月
一會書院議所施爲興革於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人
所矜寵與夫齷齪小謹一不屑意以是得簡伉聲先生

亦不樂久宦其所事大吏曾公後爲李文忠公皆期以國士有要政必與謀議草奏保定蓮池院長武昌張先生裕釗將返鄂會先生以公事自冀州至李公問誰可繼張院長者張故以文學與先生爲深友兩家弟子相通流漫應曰如某何如李公曰安所得師如二君者退即具牘借鈐清苑印稱疾乞休李公覽牘大驚明日持名帖至總督署稱院長拜謁矣先生刻苦厲學其好文出天性周秦古籍太史公揚班韓柳以逮近世姚曾諸家之書丹黃不去手其治經由訓詁以求通文辭以謂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國所獨優語其實用則歐美

新學尙爲博物格致機械之用必取資於彼得其長乃能其効者比肩横肱坐立不俯屈也舊法完且好吾猶將革新之况其窳敗不可復用故勤勤導誘後生必以是爲說嘗樂與西士遊而日本之慕文章者亦踵海來請業會　朝旨採西法開大學堂於京師管學大臣張公百熙奏薦先生加五品卿銜總教務固辭不獲則請赴日本攷學制既至日本上自其國君相及教育名家婦孺學子皆備禮接款求請題詠更番踵至時吾國留學諸生與使臣交鬨先生素以開通育才自詭諸生責望奢顧國體所在欲全濟則未宜徑遂而使臣反疑先

生有所左右蜚語至都先生益浩然求決去返國先乞
假省墓與辦本邑小學堂挾日本教師一人同至規制
粗立將行遽以疾卒年六十四後數年縣中增設師範
學堂四鄉各立小學改初立者爲中學游學日本至七
八十人爲教員他郡邑所在多有桐城學風大啟自先
生也著易說二卷寫定尙書一卷尙書故三卷夏小正
私箋一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尺牘七卷深州風土記
二十二卷東遊叢錄四卷子闓生能世其學
蕭先生諱穆字敬甫一字敬孚縣學生家世爲農小時
父督之耕泣而受杖潛入塾中問字遇名流宿學必敬

禮隨所往輒手提布表裹書數册聞某所有異本必鉤致之會亂後書悉出賈賤遂大購書客遊公卿間布衣朴野說書史不離口館上海三十年交遊益附篤於舊故送別必遠出佇望久之乃去接後生必勖以經史大義其學無專主博綜羣籍喜掌故師事嘉興錢警石於顧亭林全謝山諸家之書尤熟復多見舊槧攷其異同朱墨雜下遇孤本多方勸刻所校印凡百十種徐騎省集勘正至五六過他書類是益留意鄉邦文獻叩以前聞軼事其所不知未有能知者也其相識徧天下在上海居方言館同館中習西學者朝夕見未嘗款洽人亦

謂其腐拘沒後藏書散軼人爭傳寶書賈至盜其收藏印記價輒倍蓰沈子培提學蒯禮卿兵備及他相知有力者其刊其遺文爲敬孚類槀十六卷

馬其昶曰吾縣文章之傳自方姚後吳先生極其盛其高潔過海峯以其經學深所致力皆周秦書也而新學亦自先生始其昶從游久光緒二十年客保定先生聞余有耆舊傳索觀之余以少作慚不出念後文事或少進當求益蕭先生爲先子舊交又夙蒙器賞嘗出其所纂桐城文徵桐城耆舊傳狀碑誌彙鈔寫目相示謂異日悉當歸子今吾書成而皆已不見悲夫茫茫終古次

二先生事泫然久之

桐城耆舊傳卷十二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譔

四陶吳李高吳錢節烈傳第一　桐城耆舊傳十二

陶節婦鍾氏其夫曰陶鏞以非被戍死邊節婦年二十五一子曰陶繼甫在抱走四千餘里負夫骸骨歸葬年八十二以節終繼亦早卒妻方氏年二十七守節子亮纔二歲後亮舉景泰四年鄉試業於太學未幾又卒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吳氏二十二皆無子家貧甚所親勸之嫁吳曰我豈忍貽兩世羞乎妾亦不嫁遂共辟纑以生縣令陳勉上聞詔旌三代人稱曰四節里

吳仲淇妻楊氏夫卒家貧舅欲更嫁之婦曰即飢死必與舅姑俱舅不能奪數年家益貧負債無以償舅謀於

其父母將以婦往烈婦哭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無所助於貧不仁失節則不義勢不能存理不可去吾有死而已因咽髮而死

李楝妻張氏楝死無子烈婦自經於牀母救之奮身起引斧斫左臂者三家人奪斧抑而坐之蓐閒瞶悶不語家人稍退烈婦遽啟戶出投於水水方冰以首觸穴入遂死

高文學妻王氏文學死烈婦哀哭父道美諭之曰毋過哀事有三等在汝自擇耳輟泣問之父曰其一從死爲烈二忍死事翁姑爲節三則恆人事也余不忍言烈婦

泣受教絕粒不食越七日死

吳烈婦者姚氏父湘潭前有傳適諸生吳道震生子德堅年十九而寡明末流賊過縣攜子依母及兄孫林避潛山賊奄至孫林格鬬死德堅負母逃烈婦曰汝書生焉能遠負我俱死無爲也命之去子泣弗忍去怒曰汝不能全母顧反絕父嗣乎卽推之墜層崖下須臾賊至索金答言無有賊令解衣驗之罵曰何物賊奴敢作此語邪遂抗刃死

錢烈婦者黃華方氏田閒先生妻也通書史明末荒歉先生寓南都饘粥不繼夙夜勤女工以易食客過潔茗

治饌取諸簪珥與先生遊者未嘗知其貧也後先生避仇吳中烈婦挈子女追尋得之已而吳中亦亂知不得免作絕句詩二章付長子法祖自密紉衣帶襪履備倉卒及賊至抱女赴水死田閒先生已見前傳

馬其昶曰以上所述節烈其十一人皆見明史當其生一委巷之女子耳國史傳其名氏所以風厲世也其載十一人亦偶及之非外此遂無有也古今紀述之體類然余讀明史別出之以觀示鄉人

方貞女傳弟二

方貞女諱川貞父為蜀藩斷事已見前傳母鄭孺人建

文四年貞女生四川官舍因以命名明年斷事死難鄭
孺人歸里以女許盛氏受釆幣比徵女笄有日矣盛氏
子病歿女請臨喪孺人不可曰從一而終婦道也未廟
見者不爲婦女曰見廟則婦受聘則待年之婦大人而
不受盛聘則已大人受盛聘則女固盛氏婦也非婦何
媒非媒何釆非婦何徵非婦何以有笄日獨藉未廟爲
解而瀆天經大人亦何辭諾責孺人乃泣曰女能然乎
哉往矣即報盛氏貞女斬衰詣寢上香獻二履几上伏
慟不能起扶而起徐請於姑願終箕帚補子職之闕姑
曰子髮短矣遑勞無子之婦爲女默不語鄭孺人遂以

女歸自是貞女與毋同寢處二十餘年舅姑喪服衰毋
室里俊慕其賢以私探其伯兄懋懋曰南山有玉堅貞
蘊璞若能使之爲水乎孺人歿後貞女遂獨居一室家
人咸高其節義將卒飛鳥數百翔鳴屋極室中隱隱有
光出牖年六十八
馬其昶曰歸熙甫氏嘗論謂女子不當以身許人其辭
辨今觀貞女自請臨喪豈不名正堂堂哉守義盛氏終
老公宫變而得其正也方氏之初斷事死官孺人誓節
貞女蘊璞不滓以終嗚乎賢已
方孝婦傳弟三

孝婦盛氏侍郎汝謙從姊歸方子復子復嫡母性卞急婦奉順甚謹舅性亦急家貧舅日呼酒婦紡績市珍羞一不具訶譴隨至子復因出避獨婦在舅姑益怒婦坐之雪上杖擊背仆地有頃蘇則傴僂入廚炊淅矣一日歸省命翼午來詰朝溪漲不可渡乃乞父以亙索曳輿渡如期至久之舅病脾在蓐子五三未娶仲子娶婦恆就食母家孝婦一身百役操匕箸粥飯舅三年舅歿姑已老念婦賢不復嚴使之又諸子皆有婦次第就養乃少逸然惟孝婦及其娣吳氏養姑姑歡其他則怏怏吳即明善先生母也養二十年而姑終孝婦有五子皆賢

明善先生嘗宴居侍側從容問疇昔事卽淚下若有所思終不自言

馬其昶曰妻於夫婦於舅姑皆以人合實皆有天性存焉故服夫斬衰舅姑亦斬衰吾初考禮制謂後王特因世變重以矯之耳及觀孝婦恩養之篤如此乃知性出自然則增舅姑期服爲三年未嘗不郎乎人心之所安云

張夫人傳弟四

夫人方氏諱孟式字如耀廷尉長女適張忠節公廷尉忠節皆有傳夫人博學工書嘗圖大士像神采欲生以

無子廣置媵妾隨舉三子篤愛如己出公爲山東布政使崇禎十一年　大兵下畿輔四十八城遂自德州進圍濟南夫人語公夫子之死生惟官守妾之死生惟夫子已而家人白事急請行夫人曰是何言也吾去人且謂公無固志叱之退明年正月朔二日城陷公擐甲巷戰或報公亡走夫人復叱曰汝主豈棄城苟免者嗣報戰死則泣曰是矣先是夫人戒侍婢事急則推我入湖水中至是謂妾陳曰吾義不獨生汝當保持孤幼歸故鄉耳妾請同死頷之遂同赴大明湖死侍婢感而殉者又數人事聞贈一品夫人與祭一壇𥳑紉蘭閣集十二

馬其昶曰廷尉二女長夫人次清芬閣皆貞烈爲世女宗方氏累代著忠貞之節漸漬既久至於女子亦然也妻視夫爲死生臣視官守爲死生卓哉斯語千載之衡矣

姚清芬閣傳弟五

貞婦方氏諱維儀字仲賢廷尉仲女博學高才適於姚年十八而寡因請大歸守志清芬閣弟姪進見無敢不肅暇與伯姊如燿弟婦吳棣倩集古今女士之作爲宮閨詩史區分正邪二集主於昭明彤管刊落淫哇君子

何其志焉嘗箸擬謚述一篇其辭曰姚夫子諱孫棨字
前甫太守先舅芳麓公伯子也生而沈靜穎敏讀書知
孝弟師傳旨趣一聞百徹廣獵經史以苦讀成疾壬寅
仲夏先姑恭人病痢夫子躬湯藥廢寢食憂心月餘益
致病劇羸形臥牀尚不忍離先姑一刻移榻於室問安
定省亦猶乳哺之依也乃歎曰天乎喪無日矣生死一
致夫亦何恨止憐事業瓦解耳吾不久居世上不能圖
報劬勞下不能俯育妻子諸弟皆穎秀克肩父母有福
方來但辜汝少雖娠六月難徵男子念將永訣當與汝
遺言汝乃明達貞靜之女必不負我靡用頹筆沒之日

族中耆長哭弔曰吾門去此此兒者損一英才也夫子病
中目不釋卷作詩數百首祖翁似葵公持去閱選竟坐
遺失今余搜笥中才存數首嗟嗟夫子溫謙和恭才思
泉湧若天假以年豈不恢恢乎偉人文士哉嗚呼死生
有命聖賢莫度世子夭折伯牛斯疾顏子大賢摧促短
齡樗櫟多壽芝草無年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蓋聞
自上世逮於今綱紀相續倫常交振或父兄賢聖而子
弟述之夫子賢聖而妻述之古之人有行之者黔婁柳
下惠之妻是也陋規淺見竊踵陳迹以述其志請謚爲
貞隱子按此謚法深協生平豈敢浮慕哲媛忘招譏責

既玩列女之傳彌堅從一之規永訣幾三十年未知殘喘旦暮溘露事因義起諡以墓遲或亦未亡人之腔血對泉臺而得灑乎余之兩門碩人文獻多矣其勿余戮而余之憐卽死且不朽又箸未亡人微生述一篇其辭曰藐爾孀餘旣景仰先賢諡吾前甫夫子矣更預作墓碑直敘微生附於一坯之土曰萬曆辛丑秋仲余年十七歸夫子夫子善病已六年容顏憔悴稜稜柴骨余入門之頃卽視苓朮所謂琴瑟友之者絕無豫日明年五月夫子疾發余躬扶起居侍湯藥揮蚊蠅振痰唾左右周旋無不自爲之者臥地數月頭不安枕至九月大漸

傷痛呼天而莫之應也遺腹存身未敢殉死不意生女
撫九月而又殂天乎天乎一脈不留形單何倚爾時翁
姑宦海澄以余侍祖翁姑膝下朝暮奉順未敢缺禮而
祖姑春秋高矣亦不暇纖悉顧復衣食愁苦罔所控告
又有細壬浮浪之言使兩家相閒茲時也憂心如焚呼
搶欲絕乃有言以見志曰翁姑在七閩夫婿別三秋妾
命苟如此如此復何求泰山其可頹此志不可刪重義
天壤閒寸心皎日月於是復歸父母家稍延殘喘叨蒙
父弟友于使無凍餒顛沛之蹶弟妻吳宜人愉惋同保
不幸早世余撫其諸英訓誨成立完其婚嫁必當終於

一諾也長上姍親敢不恭敬和睦卑幼僕從忍不慰諭恩款如此以無拂兩門之歡心凡余所爲極難耳又念夫子逝矣一塚荒凉湮沒秋草擬欲結墓同穴此意未中忽夜夢夫子相語如平生余甚驚異語具紀夢篇中翁讀泣淚如雨哀憐子息卽許遷葬修墓此時余力甚澀不敢輕舉甲子孟春我翁卽世夫弟心甫純甫同幼弟議曰長嫂甘節清苦二十餘年我兄弟應有以養之因撥田租膳余噫余受此租豈忍自奉而負夫子夢中之屬邪今卜地於古魯王墩卯山酉向十月而墓成夫子感夢十餘年之前定兆十餘年之後神其來乎骸骨

其妄乎颼颼之清風皓皓之明月固無時不在茲山也
嗟呼萬物有託余獨無依哀鬱交集涕泗雹帷自今已
往槁容日益朽氣力日益微不久當從夫子於地下而
永歸矣因陳其厄陋於石執筆淒苦不知所云年八十
四卒專祠奉祀顏曰今之大家著有楚江吟歸來歎諸
稿彙爲清芬閣集七卷載明史藝文志朱檢討明詩綜
稱其辭近孟貞曜廷尉弟君節女諱維則歸諸生吳紹
忠亦孀居守志七十年有撫松閣集初清芬十七而寡
壽八十四撫松十六而寡壽亦八十有四吳淑人諱令
儀字棣倩巡撫公配宮諭應賓女也師事清芬閣詞翰

甚美年三十早卒其姊諱令則適諸生何應瓊有環珠
室集
馬其昶曰余讀後漢曹大家傳歎其亮節明白屬文爾
雅推千古女師清芬徽美豈遽讓哉遇有榮悴貞嚼則
同逖生擬諡二篇可以怨矣

孫恭人傳第六

恭人方氏諱子耀父巡撫公有傳少失母育於仲姑清
芬閣清芬閣號稱女師恭人受學久習禮能文以至書
法圖畫皆酷肖年十七歸孫武公臨是時天下大亂武
公有偉略好談兵握節監楊公文驄軍事紹興兵潰武

公隨楊公急衛仙霞關至浦城與　大兵猝遇武公拔
簪與恭人訣曰吾義不可獨生有老親幼子汝性烈姑
勿死持此報太淑人遂上馬馳去死之恭人大慟投水
中村嫗引出之不死餓三日亦不死偕一婢竄伏榛莽
中由閒道得達閩之古田縣其長子侍太夫人在浙一
幼子亂中相失久之古田令周公璕聞恭人在其縣何
節婦家爲資送歸里至蕪湖聞鄰舟鄉音詢之則夫兄
儆山侍郎方奉太淑人歸也兩舟錯愕猝遇相持大哭
初幼子岳亂中相失隨乳母姜爲小卒郭少楚所得姜
察少楚可託身以保孤兒者卽吐實少楚曰此忠臣子

當全之竟挾乳母歸岳於恭人於是恭人教育二子歷
艱苦憂患凡三十八年而二子皆學成絕意仕進內外
孫曾幾三十人恭人乃稱曰嗟乎吾之不死以至今日
欲教成二子報忠魂耳今汝二人幸不致衰薄漸成門
戶兩婦亦率余教庶幾有以見汝父地下敦本積德植
品讀書卽此四訓世守之富貴有分非予所勖望也乃
著寒香閣訓子說三千餘言年七十二卒
焉其䂓曰余讀恭人訓子說所自述誠有足悲者歷艱
苦險阻以竟夫志事安在必以身殉者之爲當乎恭人
遺命薄斂遵家禮毋作佛事謂此吾曾祖明善先生之

訓五世未之有改不可以俗故致吾違背噫講學收效之遠乃至是哉

姚太夫人傳弟七

姚太夫人端恪公母也倪氏太僕公女歸職方姚公父及夫子竝有傳夫人知書明大義職方令東陽討亂賊許都有功直指左公光先疏鬪於朝南渡後阮大鋮柄國左公故仇大鋮大鋮遂誣以激變殺降與職方俱被逮黨禍大作是時端恪兄弟憂遑無計當事者謂曰此易耳能爲若父疏稱浙東事皆承左指則事解不然罪不測歸以告太夫人太夫人怒杖擲之曰兒以是爲生

而父邪身死心死等耳東陽之獄人則左公累若父事則若父累左公也義不得令左公獨死且汝等以此求生若父若父歸將何顏以對里黨吾知若父心若乃不知邪平昔讀書胡爲公等涕泣受教逡巡十餘日卒巽詞謝當事者於是逮益急會　王師南下事得解端恪兄弟時時爲左公言不謀於吾母幾陷於不義也

馬其昶曰觀太夫人訓詞慷慨大義炳然夫卒遭事變不以生死利害移易此人之所難也況以子求解其父又似名義之有可託者而太夫人不惑如是是可以風矣

張夫人傳弟八

張文端公配姚夫人龍泉學博珠樹公女文端初以翰林官京師貧甚或私餽千金文端弗受也故入言之夫人夫人曰貧家或餽十金五金則童僕皆欣相告今無端獲此人問所由來將無慚乎文端笑而卻之每典質以辦朝餐後祿入稍豐夫人率初不改居常茹素不事珠玉紈綺衣澣濯躬自補綴一青縑舊衫數歲不易文端既爲輔相諸子先後入翰林履膺　崇封以象服偕老家門貴盛而夫人彌自謙抑下至臧獲僕妾皆恤其艱苦嘗有戚黨遣婢候問夫人方補故衣不識也問太

夫人安在夫人逡巡起應婢大驚慚沮而退文端壽六十夫人爲禮佛忽念人家生日例召優設宴今既不爾胡不移此費以利濟乎卽製棉衣百領施道路飢寒者其節己好行德類如此卒年六十九子文和公嘗直南書房　聖祖一日顧左右語曰張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獨父訓也蓋夫人居京師久故賢聲徹宮壼焉女令儀字柔嘉適姚湘門士封中年喪偶習靜一室圖史插架顏曰蠹窗好辨析古今事援筆歌賦動逾千言二子皆登仕籍晚築南園別墅池榭亭館皆胸中邱壑所營搆著蠹窗集十四卷

馬其兕曰夫人能爲詩有含章閣詩鈔閒與文端酬唱
闈中不以才自矜衒也洪範五福一曰攸好德有德而
福其福乃永夫人之行是敬姜之遺風也而福榮過之
其殆可謂攸好德者矣

錢戴周章四烈婦蔣孝婦傳弟九

烈婦朱氏錢然妻也然娶二年病革知不起謂婦我死
汝當勿二婦曰諾封股藥之不效遂絕粒家人強之且
閑之謹不得死因謂其姒曰毋撓我我前諾矣顧溺與
縊皆不可又曰女死愼勿以男斂明日閉戶沐浴振衣
密紉之引刀自刎死

烈婦方氏戴聖哲妻也年二十九聖哲卒誓以身殉姑防之甚密婦自知不能死乃收淚勸姑加餐言動如常逾三月聖哲既葬衆謂其不死矣一日偕女妹往浣中途紿還取杵遂自沈水鄰人爭赴救不能動姑泣曰吾婦素謹禮必不以死紊男女之別我當親負之甫下水屍已起觀者皆感泣爲立碑水側號曰烈婦塘是日聖哲塚忽裂數尺遂同穴

烈婦王氏周秉源妻也家世業農婦事舅姑及夫處妯娌皆中禮秉源死遺孤襁褓家人謀奪其志婦泣曰固知家貧無所庇然有呱呱在生死惟孤久之不能容乃

抱其孤依母家自賃屋居夜勤女紅晝則墾山田種菽麥以育其孤子每值陰雨㪚屣立淤泥中顦顇無人色無何子復殤其兄弟及夫家謀共刼之婦微聞其事遂反夫家言笑如平時一日沐浴更衣出拜秉源主入房閉戶自縊死時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也年三十二

烈婦錢氏章大椿妻也家貧大椿早死婦年二十七有衰姑恃養於叔閱數年爲乾隆五十一年大饑叔謀嫁之娶者肩輿至門婦持刀誓死相拒得免叔責以養姑乃攜子乞食以養未幾姑卒婦哭曰吾今不可復出矣遂餓死於家

孝婦伍氏蔣廣居妻也年二十四夫卒矢志奉姑二十五年以孝聞嘉慶二十四年所居室不戒於火姑徐氏年九十六矣臥不能起婦從火中奔姑所負姑至竈前火焰衝逼不得出焚死婦尸倚牆仍負姑在背俱僵立不仆面色如生時

焉其昶曰近時論教育者率推本女學誠知要哉顧以歐美男女均學校舍林立因傷吾國女子失學已久余謂秉彝自天有生同具又禮義廉恥之說深入人心故列縣中以貞孝節烈 旌者多至數千人貧者操家作苦非盡仰食男子概謂失學殆其誣與余略著一二不

可殫記也

馬節母傳弟十

節母姚氏端恪公女也八歲知聲韻能爲小詩九歲母夏夫人病目失明爲茹齋祈福代治家事皆井井先九世伯祖兵部公於端恪爲父執聞女賢爲幼子方思字江公聘焉年十七來歸江公有清才體羸善病且劇刲股救之不效誓死殉夫衆責以撫孤爲大乃不復言死縞衣蔬食教督二子日課必復惰必予杖長子源號菱塘少有檢操文譽藉甚母不以爲喜既久困舉場母不以爲戚曰吾出入兩家見科第仕宦多矣願汝曹無忝

祖考行益修學益績至於窮達非所宜計也其後菱塘
爲鳳陽校官母謂此席卑貧可居也寄詩云勿因朋長
惰須以儉成廉見者傳爲至言著閨鑑三卷凝暉齋集
二卷陸舟吟二卷玉臺新咏一卷其陸舟日記別爲四
十三册蓋自三十後歲爲一帙記日用言動以逮子孫
女婦程課甕酱瓶蔬造作之細皆具而經傳史事旁及
九章算法六壬數術子平星家諸說亦閒見云年逾五
十邑人上其節行得　旨旌表端恪季女爲張文和公
嫡室賢而早卒文和稱其嚴靜以謂先公言居室之道
惟肅乃雍若姚夫人者庶幾近之

其昶謹按先伯祖通判公家傳小序云易曰利女貞言女教之重也吾家先世懍閑儀著母德如范蔚宗所謂匪明風烈昭我管彤者多足爲後嗣法其昶因據家傳及韓文懿公凝暉齋集序爲節母傳一篇以著其概

胡節母傳弟十一

節母潘氏兵備副使諱映婁女爲石鄰胡公諱彌彈繼室襲參司業母也司業見前傳母嫁十一年而石鄰歿司業方十歲兩弟皆襁褓嘗語司業曰我所以忍而不卽從爾父地下者以爾兄弟在也家貧不能延師遣子就學村塾旦則倚閭泣而送之踰嶺不見乃返掩閤而

泣耕復泣而迎之如是三年貧益甚呼歸家自課毋素不知書使兒誦所讀以意爲解說或取本隨指書句命題毋據牀沈思曰若意云何良久曰更須作爾許語質之老儒毋命意果佳司業大驚遂以師奉毋矣凡所讀書必講而詰問聞程朱語則歎息起立曰我固謂世間當有此一日誦司馬長卿美人賦毋大怒取裂擲之司業以此終身未嘗見邪雜不典之書諸子出必告毋所爲襟有露漬則撻之訶奈何不由正路一日積雪命採薪行荆棘中衣裂徼歸而大恐取杖跪授毋杖已乃敢言也嘗命僕治室掘地得千金獻之司業拒不受毋知

大喜曰士人義命自安藏金豈祥物哉歲饑穀騰躍毋爲麥粥飯兒讀書而自茹瓜蔓餘廩周里之餓者年八十餘卒　勅旌貞節

馬其昶曰昔方侍郎謂婦人尙志節固已而立孤尤難能食之不能教非所謂可託也若節母者其眞能教者與聞讀程朱之言則喜否則怒何其卓識也吾又以知程朱之言當乎人心之公而叛而去之者妄也

戴烈婦傳弟十二

烈婦姓李氏戴存莊先生妻也先生見前傳咸豐初粤寇犯縣先生以籌餉捍賊爲姦民所嫉烈婦曰君宜速

去留身奉二親我婦人易處耳初烈婦已生三子二女
子皆殤因納婢劉氏先生避地舒城烈婦攜劉及二女
居姚宅寇至仲女年十六抗刃死烈婦及劉及幼女皆
被執入縣城寇使諸婦環守烈婦陽共諸婦語縮手衷
衣忽口中噴沫血出仆地視之已死刺喉不殊自烈婦
聞亂即懷小刀衣袖間故得死同宅姚婦亦被執後釋
出語人曰烈婦死一寇欲褫其衣一寇曰不可此烈婦
也褫衣吾斬汝烈婦既死諸婦防劉益密劉亦陰受烈
婦誡不遽死以閒脫其幼女初寇令嚴别男女無敢亂
者後忽弛令爲羈糜城守計聽各娶婦劉氏幽囚兩月

餘不言不櫛髮至是寇欲娶之乃大罵寇怒殺之東門
外罵不絕曰吾今可以報女君矣遂死
馬其昶曰粵寇之亂吾邑女婦義不辱身死者多矣而
烈婦事尤著以夫有文臚播易也閨閣幽隱迹事大同
余次女德掇其尤異之行作規來世不求備也其已旌
朝者皆有祠祀固無俟廣搜云

先母家傳弟十三

吾母張氏諱清徽字文卿文端公六世孫女外曾祖翰
林院編修諱元宰外祖甘肅岷州知州諱聰梓母年二
十一來歸是時家方盛上下數十人母煦煦其閒無所

觸忤即亦無所表襮三十餘年中凡經紀三喪三嫁再娶以至賓祭贈答患難流離疾病醫藥無歲月無有退然若無能然事亦無不舉者吾父性善怒於意有不然詰責嗃嗃毋屏息改爲或從容自陳理即他人有犯尤無狀終默不言僨僕多至二三十年不呵遣老不任事遂終於家其與人不必有大施厚恩意隆於物情溢於辭以故吾母之生皆樂親之及卒皆哀初毋患股疾其昶遠遊京師逾年歸疾益甚未幾疽潰醫者謂法當可治然氣體耗憊已甚其昶憂惶不知所爲計私念臂肉或可扶羸不效而前夕婦姚氏從弟婦吳氏亦各刲臂

內和劑進其袒初不聞知乃至庶母旦夕侍疾未嘗不謹皆以母撫愛之若女不忍不以母母吾母也於是內外宗𨚗益歎吾母逮下之仁感人之切至難能矣母卒年五十九凡生子女八人今存者其袒及一姊一妹母嘗自度疾不起謂他無所冀庶見吾兒讀書稍有立得一抱孫卽死瞑目矣今其袒生三子母皆不及見傷哉母病以氣體素羸然非因前者鞠育之艱亦何遽至是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以劬勞故自傷其生焉傷其生以生一人而此一人者又不獲遂其垂老所僅欲慊之懷也此尤其袒之隱痛而自以不可爲人者也嗟

乎將安訴此酷哉男其昶述